

文章编号:1000-8934(2023)5-0113-07

论传统工艺的传承及传承人的培养

李晓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化遗产科学认知与保护研究基地,南京 210044)

摘要:传统工艺包括技艺、历史和文化多方面的属性,构成其核心价值,并有多样化的传承方式和特点,工艺传承应采取活态传承,这是一种“做中学”、获取直接经验、传递核心价值的有效方式。现代社会中的工艺传承与传统社会的工艺传承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背景下,应在保护其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构建传统工艺的培养和传承机制,进一步规范培训工作,探索和完善传统工艺的培养和教育体系,形成良好的民间工艺和民族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不断培养和增强代表性传承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推动优秀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传统工艺;传承;传承人;活态传承;核心价值;培养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工艺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珍视的文化资源,工艺产品一定程度上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产物。前工业时代,一切物质文明都是传统工艺创造的,传统工艺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物质基础。传统工艺只有通过传承才能赓续工艺文化,传承与传承人的培养是保护、振兴和发展传统工艺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工匠被称为工、匠、工巧、巧匠等,传统工艺中的工匠主要靠手工技艺和技能求得生存,工匠作为手工业劳动者,通过掌握技艺来维持其基本生活,《孟子·滕文公下》说:“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传统工匠又被称为“手艺人”,其生存和发展,主要采用传承的方式。

目前,已有数千项传统工艺入选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些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了上千年。2017年3月,国务院转发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提出“使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的振兴目标。实施这一计划还着眼于提升大众生活品质 and 促进就业。时任文化部领导项兆伦说:“振兴传统工艺

要‘用’字引领。就是不仅有用,还要好用;不仅是现在的功用,还要开发新的功用。”^[1]政府主要着眼于现代生活 and 经济发展。实际上,与传统工艺相伴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样重要,一些非遗项目虽然不再适应现代生活,但因其文化遗产价值,应予以保护和传承。

如今传统工艺的传承发展已陷入某种深层次危机。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10个部委发出《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反映了国家对传统工艺传承发展面临困境的高度重视。当代社会背景下,如何传承和发展传统工艺,使其精髓或核心价值不至于失传,民族文化得以延续,怎样构建适应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培养机制,如何看待工艺的教育和传承,当代社会怎样培养传统工艺的传承人,都是实践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此外,怎样应对外来文化对传统工艺的传承构成的挑战,也是当前面临的难题。

由于曾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工作会议和《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文本研讨会议,参与评审文化部组织的非遗国家级传承人,接触到若干民族文化遗产的实际问题,现从工艺传承和传承人的培养角度,探讨现代社会背景下传统工艺及其核心价值面临的相关问题。

收稿日期:2023-1-29

作者简介:李晓岑(1964—),云南大理人,工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史、传统工艺、气候与人类文明。

二、传统工艺传承方式及特点

1. 家庭、社区和学校的传承

传统工艺包括技艺、历史和文化多方面属性,这些属性有机结合、相互依赖,构成其核心价值,并以一定方式传承。在前工业社会,传统工艺多以家族内传和社区传承为主。随着地区的不同和时代发展,传承方式也有变化,其特点为多样化的传承方式并能使核心价值延续下去的运行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体有四种方式:群体传承,家庭(或家族)传承,社会传承,神授传承。^[2]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主要有家庭、社区和学校三种途径^[3],传统工艺也不例外。华觉明说:“手艺人成长的共同特点是经由家庭、社会的熏陶或学校教育的引发,对手艺产生了兴趣。”^[4]也说明了传统工艺有家庭、社区和学校多种传承方式。

家庭传承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方式,往往发生在技艺性较强的项目中,如云南会泽斑铜、北京“聚元号”弓箭等。家庭对民族文化和民间工艺常常是一对一的传承,学习的时间长,体现了传统家庭成员相互合作发挥经济功能的特点,容易获得民族文化的精粹。但中国当代家庭变化的趋势是规模变小、代数变少。一些家庭因受社会风气影响,认为民族文化遗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子女外出做工,适应现代社会。技艺后继乏人越来越严重,传统工艺传承面临逐渐萎缩的局面。另外,家庭传承一般来说人数很少,其特点是“家庭作坊,技不外传”,技艺传播闭塞,容易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徘徊。传承人往往青黄不接,人亡艺绝,越是绝技,亡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传承的扩大就是家族传承,但其生产规模不大,断档情况也较为严重。

社区文化活动亦是传承方式之一。这里的社区是除家庭和校外外的区域性社会,包括各种村寨、寺庙、民间艺人文化室等,有一定范围的地域特征和传统文化情境,如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扎染,广西、云南等地壮锦和苗锦多为社区传承。传统社区不仅是活动的场所,还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场地。其特点是参与人数超过家庭和家族传承,传承技艺可丰富社区人民的生活,形成一定区域的文化凝聚力,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现在,非遗进社区,让民众接触非遗、体验非遗,让活态的传统文化和

技艺培植社区文化,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家庭传承和社区传承是以师徒传承或作坊传承为主。师徒传承即所谓带徒传艺,“带徒传艺活动,作为一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民间艺术传承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而是悠久的农耕文明时代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5]这种师承制通过特定的地理和物质环境、文化语境达到民族文化遗产的目的。历史悠久的藏族铜佛像制作,技艺极为精湛,主要是家庭和社区传承,一直有严格的师承制,学徒的“修行”时间往往长达10多年。这类传承活动,由于不脱离当地民众特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内涵丰富,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技艺的核心价值,但时间成本过高,无法大规模推广。

在家庭和家族传承逐渐式微的时代,学校的教育传承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传统工艺的传承正进入学校的各种人才培养体系,各地的工艺美术学院逐渐成为人才培养重镇。但开展民族文化活动与学校的主流教育仍有较大区别;学校教育中,工匠与学校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传统工艺的民间属性和田野实践往往被削弱。社会上开办了专门的传统工艺传承学校,如安徽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针对一些项目有一定效果,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传统工艺都有正面影响。学校传承条件之一就是开发相关课程,构建适于传承民族工艺和文化的课程体系,目前各个学校还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传统工艺属经验性知识,其知识化和理论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现代教育,重视的是主流文化,学员对传统技艺继承不够,“学艺不从艺”的现象较为突出。目前,学校尚不可能完全承担起民族文化遗产和教育的重任。

民族民间作为多元的文化社会,传统工艺的传承还有其他特点和方式。例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三者的结合,复杂的教育和不同的传承环境,对原有民族文化而言,将出现保留、扬弃和改变等多种情形,如安徽泾县的宣纸、江苏宜兴的紫砂壶和云南建水的紫陶制作技艺,往往是多种传承方式的结合。有专家指出,形成良好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应该是家庭、学校和社区多种教育的结合^[3],在多种形式的传承环境中,怎样平衡各种影响因素,维护传统工艺的各个属性和核心价值,还有待对更多的案例进行分析和探索。

2. 活态传承是工艺传承的有效方式

对无形文化价值的重视,直接催生了“活态传承”和“活态保护”这几个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它们强调在非遗生成和发展的环境之中,在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对相关的项目进行保护和传承。活态传承的本质就是在一个较小的环境里“做中学”(通过“做”学到知识),以获取直接经验为中心,不脱离特定的环境,工匠在生产与生活的互动中传承技艺,维护其核心价值。

传统技艺是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造成的民族文化,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强调亲自实践,不脱离日常生活的土壤和文化空间,以个人经历和体验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效果。这反映了传统工艺传承的主要特点,也是其在文化上自救最可行的方式。^[6]技艺在工匠身上,没有工匠,就没有工艺文化的传承,它主要靠师傅的指示和引导,口手相传、言传身教,甚至通过各种仪式传承民族文化。这种传授方式往往比书本记录有更加直接的效果,由于保持了文化价值,不仅技艺的传承有可持续性,产品往往形神兼备。四川木里县纳西族石范制造铁犁的工艺,生产过程中还有东巴仪式等宗教活动,使技艺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得到有效传承。

另外,不同的文化空间和环境,对风格迥异的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也有影响。例如,不同的少数民族,由于有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传统工艺及核心价值也有所不同,传承方式亦有较大区别。拉萨市同时有当地藏族和外来白族的传统金属工艺产业,但藏族工匠采用严格的师徒传承方式,白族工匠是松散的相互学习方法,藏族制作的产品多为宗教用品,白族制作的产品多为生活用具,传承方式并不相同,制作过程和产品风格也迥然不同。

活态传承强调可操作性 and 互动性,遵循参与性原则,传递工艺文化的各种规范和特质,产品充满生活智慧,传承中经验亦得到提升,其他知识性收获则是副产品。而实践活动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也为中外教育家所肯定,“做中学”是美国教育家杜威主张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强调获取直接经验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为使传统技艺延续下去,应尽可能多地保留其存在的文化空间,营造适宜其生存的文化环境^[7],其实是营造活态传承的文化环境和情境,以传递传统技艺的行为和经验,达到保护技艺的目的。

在活态传承中,传承人不仅把技艺传授给徒

弟,培养对传统工艺的兴趣,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倾囊相授中,传递相应的价值风格和道德风尚,从而获得精神方面的价值,是一种从物质到精神的核心价值传承。广西壮族地区的手工造纸活动,会同时举行祭祀等活动,深化民族文化的传承。

一些地区积极建立各种文化生态区,也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有的把传统工艺的活态传承融入旅游开发之中,形成工艺文化旅游的核心元素,同时进行相关展示活动,在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中寻找平衡点,实现文化旅游同步发展。例如,云南鹤庆新华白族村银铜器制作,多年来一直开展金属工艺为主题的民族文化旅游活动,对促进鹤庆白族的乡村经济和文化振兴是有益的;滇西云龙县的千年诺邓盐井也进行活态的生产和传承,并直接把相关文物就地展示,与当地旅游业融为一体。南京民俗博物馆、云锦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也有相关的民俗文化和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展示。近来新型数字媒体艺术出现,广阔的网络空间也为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和保存提供了新的路径,使传统工艺不断迸发生机和活力。

总之,活态传承的本质就是经过实践和体悟,以获取直接经验,使传统工艺的生存环境变成一池活水,经验不断积淀而成为新的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造血功能,成为一种良性循环,从历史中走来,在现实中活化,既保持和存续了核心价值的各个要素,也达到“世代相承”的目的。

三、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工艺传承及特点

1. 构建传统工艺的传承机制和传承体系

随着时代的改变,社会转型中的传统工艺也在改变。现代社会中的工艺传承是在现代文化的传承场所进行,这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场所和活动场所有很大的区别。在新的社会和环境,应大力挖掘传统工艺的核心价值和当代意义,构建传统工艺的传承机制(传承模式)和传承体系,使传统工艺特别是其核心价值的传承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发展。

20世纪近代工业传入中国各地以后,逐渐出现企业传承和学校职业教育传承,规模扩大了,技术往往有整体性提高。但民族文化脱离了原有的土壤和生活环境,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教育一旦

非生活化,核心价值中的民族文化遗产就会逐渐被淡化甚至缺失。例如,云南德钦藏族金属铸造本来是传统失蜡法,但在现代科技和教育影响下,不断加入新工艺而成为一种现代铸造。

现代背景下,传统的文化传承场所发生了改变,使工艺传承受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工艺往往有特定的时间、场所,是地域文化和村寨文化的象征,现在的文化传承场所,如地方政府的文化站、传统工艺工作坊等,其现代文化环境与传统的传承场所有所不同。当传承地点不再是传统的活动场所,文化环境、情境和语境都变了,传统工艺核心价值的各个属性可能随之改变,如西南少数民族的手工造纸,从村寨民间传承到文化站制造,传统工艺被加工改造,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容相应减少了,产品的民族文化附加值受到影响。从乡村到都市的场所转变,技艺存在的土壤和文化环境都发生了改变,给工艺的核心价值和未来前景带来不确定性,如各地曾热闹一时的传统工艺园区大都衰落了。城镇化进程中也有转变成功的案例,苏州是国家级传统工艺保存得最为密集的地方,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传承人杨福喜,一直生活在北京,仍保持着传统工艺的制作和生产方式,说明某些都市传统工艺的传承和转化策略取得了成功。

现代化的发展,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日益尖锐,传统工艺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一方面,传统工艺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不能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相分离,工艺产品的设计教育理念不仅要保持与传统文化对接,产品也要满足现代社会的实用性、审美性、个性化的要求,需要与人们的生活接轨,才有助于带动就业。例如,西藏林芝地区改造提升传统毛纺工艺,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即便在信息科技时代,“传统文化可以变异、创新、重构,但遗产却只能保护其原真性。”^[8]其实,原真性应该指传统文化或技艺的核心价值,传承中还要一定程度上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才能有益于促进乡村的文化凝聚力,形成有益于传统工艺传承的文化保护生态,达到合理利用的目的。否则,很容易出现某些旅游区纯粹是“表演”方式的“传承”,或仅作为地区民俗活动的“演示”,或为商业利益运作的“献技”,实际上都是简单地展示技艺,与民族文化相脱节,导致民族认同感下降,最终技艺将不可持续发展。

积极借鉴和学习国内外已有的先进经验,文化

部提倡对传承面临严重困难的项目,以及传承环境或条件发生重大改变时,应记录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到技艺和核心内容,以利其他传承人学习借鉴,或在适当环境下实现复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世界文化记忆对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进程的作用,而传承就是最有效的记忆。日本遗产保护的理念中,文化遗产被认为是振兴地方不可或缺的“资源”^[9],对其传承和振兴给予高度重视。欧洲手工艺复兴运动也提出传承手工艺作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艺术状态,重视材料和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并形成各种理论和方法。

所以,现代社会条件下,应找出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积极推进传统工艺传承机制(传承模式)和传承体系的构建,使传承人、材料、工艺和工具各方面的传承形成有机体,保护技艺生存的土壤、历史和文化各个属性不可分割,才能维护传统工艺的核心价值,促进工艺的品质提升。否则将影响民族文化遗产的质量,制约民族民间工艺传承的水平。目前,根据传统工艺分级保护的现状,要特别重视国家级传统工艺项目,以及有品牌价值的传统工艺传承机制的构建,它们是珍贵的国家文化遗产,在充分论证之前,不应轻易改变其传承方式,否则可能对其核心价值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

2. 工艺的培训教育和传承

近来提倡民族文化进校园,学校教育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培训目的虽然是传承民族文化,但培训方式主要是从书本和老师那里获得知识,获取的是间接经验,这与民族工艺传承中获得的直接经验并不一致,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新情况,给传统工艺核心价值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以1949年为界,中国的职业性教育主要发生于之后。在国家特殊建设时期,制定了“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美术院校的工艺美术教育得到国家支持和快速发展。近来由于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开展,为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文化和旅游部与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据2018年的统计,实施研培计划4年时,总覆盖人数达5.8万人次。^[1]到现在,估计累计超过10万人获得培训,行业规模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大批传承人进入大学和职业院校,通过参加多种形式的研修、研习和培训,提高对造型艺术

和相关材料、技术的把握和运用能力,出现了新型的“传二代”,为以后的传承工作打下了基础。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受过学历教育甚至大学以上教育的人群将承担我国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这些新的传承人往往视野更开阔,他们会对比现代科学知识与传统技艺,从而形成新的认识和进步。比如,云南会泽的斑铜制作技艺,新的工匠先学习现代物理化学知识,再来学传统斑铜制作,从而比父辈对斑铜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调查可知,多数传承人从提升自己文化和技巧水平的角度,也欢迎新的学历和培训教育。

但是,传统工艺因为诞生于传统社会,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农林渔牧文化等丰富的社会信息也是传统工艺的无形资产。^[10]若以培训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就必须回答:怎样应对现代社会和外来文化的挑战,保护传统工艺的无形资产和核心价值。培训工作在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乌丙安认为这最终会把民间艺术品变成工厂大规模生产的毫无艺术特色的商品,“将从根本上损害了民间艺术遗产的万花筒式的多种流派、多样风格和艺人个人绝技的传授”^[5]。有专家认为,民族文化的真正传习,应该由当地民族自我完成,不离本土文化环境。^[11]这些专家着眼的还是保护直接经验的获取,一旦离开本土教育,传统工艺核心价值的传承将受到影响。

对传统工艺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专门人才培养,需要特定的人文历史环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有“在场感”的心灵感应。而对于现代培训,其传习地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作坊到文化站、民间艺人传习馆和学校,近几年还出现利用网络进行线上培训,导致民族文化的若干因素逐渐“被排斥”和“被剥离”。从口手相传到“文字”和“信息”,经验技术为中心变为理论指导为中心,往往还加入若干现代设计理念,不知不觉中渗入了外来文化,这样的培训优点是面向现代生活,但可能弱化传统技艺的传承,减弱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培养,甚至割断与文化环境的联系。如中国西南康巴藏区的铜佛像制作,近年出现培训型传承方式,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始开设工厂,传统工艺变为产品的生产流程,发展前景出现不确定因素。

培训教育主要是一种技艺培训,对提高效率、增进知识、对比他人的相关工作都是有益的。但传统工艺的传承不仅是技艺传授,也有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等多方面的传递和培养。培训班往往是“向书本学”,获得的知识多为间接经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环境与实践,不利于民族文化心理的传承。这样,部分传承人背离原来的民族传统文化,本民族的技艺传统被弱化,传承教育形式化、传承内容碎片化等削弱核心价值的问题时有发生。

众多实践表明,以培训和教育培养传统工艺传承人,将面临积极和消极等不确定因素,目前既要积极推进,也应慎重对待。可借助和整合多元的传统工艺传承模式,进一步规范培训教育,让工匠把鲜活的实践经验带到教学中,探索传统工艺核心价值的传承和教育方法,确保传统工艺的生命力。

四、传统工艺传承人的培养

传承人的培养是振兴传统工艺的又一个核心问题,目的是进一步保护以核心价值为基础的传统知识和技艺,因为工艺只有通过人的操作才能得以实现。在进一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中,怎样构建现代社会中传统工艺传承人才培养体系,仍是一个应深入讨论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般来说,除技艺之外,传承人还传承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等精神层面的内容,通过传承活动,将经验、情感与传统技艺结合在一起,以培育核心价值为中心,促进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传承,领悟传统技艺的风格和工匠精神,增进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在传统的社区和家庭中,通过“口手相传”等方式进行传承人培养。但在现代社会中,主要是采用职业教育的方式,如通过工艺美术学校培养相关的传承人。南京非遗学院就是一个专业的非遗教育单位,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面对传统学徒制背景下陶瓷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培养的困境,探索出陶瓷传统手工技艺“现代传承人”培养的路子。^[12]有的院校还实施“卓越技师”人才培养计划,也是有益的探索,并彰显了一定的办学特色。但工艺美术院校的学习面向传统与创新相结合,主要目的是培养设计和开发能力,着眼于创意文化产业,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系并不紧密。近来还把传统工艺纳入新文科人才培养中^[13],这样的培养方式是否契合传承人培养的需求,是否能促进民族文化和心理的传承,需要更多的实践和观察。

除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外,还有一些是工厂培

养的学徒工,这与传统的师承制有较大区别。有学者指出:师傅只教授一般的操作技巧,学徒工经过短期培训即可上岗,成为工艺美术生产的艺人或工人,这种方式淡化了师徒责任的传承。^[14]这些学徒工是跟随师傅学习技术的青年工人,缺少完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过程,与传统的工匠培养和技艺传承有较大区别,其学艺效果是有争议的。

传统工艺的传承人分代表性传承人和非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具有公认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对技艺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使技艺或传承的知识有所增益。他们能制作出经典的工艺品,把鲜明的个性融入传承实践之中。最早的代表性传承人往往就是创始人,杰出的代表性传承人则在传承、保护和发展中有重大贡献的人,如木工鲁班、造纸术的蔡伦、药王孙思邈,后世传承人对祖先遗产和杰出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尊重是一种必要的态度。目前,每个受保护非遗项目都有一位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被遴选出来,他们因有施展才艺的平台而发挥了作用。对于代表性传承人和对核心价值守正创新的能工巧匠,政府给予了一定的荣誉和责任,有利于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前些年标准掌握还不成熟,有的人进入了国家级、省市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技艺水平。各级管理部门应设立一定的传承人培养和退出机制,对代表性传承人和非代表性传承人动态跟踪,定期考核,注意专业技能的表现,两者之间可以转换。积极创造培养条件,不仅要建立代表性传承人的高水平队伍,也要让非代表性传承人脱颖而出晋升为代表性传承人,并把不合格的传承人予以淘汰。

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了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各级政府要给予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为他们提供传承场所;他们也要履行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的非遗调查,参与相关的公益性宣传等。

在实际工作中,应对传承人进行国家、省、市、县的分级管理,根据传承人的传承能力和不断进步的技艺水平,可以跨级别对待和培养。一些项目已成为单位传承或团体传承,与靠个人传承的传统有所不同,也要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对传承人而言,建议每年应规定以传统技艺生产出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才不至于让传统工艺的核心价值失传,同

时保障他们对作品的相关权益。过去注意保护专业传承人的主体地位,着力培养和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但也不应忽视非代表性传承人,以及新的“传二代”的崛起。近来文化部提出“非遗是群体成员共享的遗产”,倡导“人人都是文化传承人”的概念,尊重传统工艺作为社区成员共享的知识,让普通人共同参与,扩大传承人群体的观念是一种进步,但这又会忽视技能精湛的代表性传承人。^[15]

很多传统工艺的传承人面临老龄化,随着民间艺人日渐老去和告别人世之后,就要重新培养和认定该项目的传承人。如藏族“雪堆白”金工技艺精湛,历史上影响较大^[16],但老一辈传承人已纷纷过世,应积极培养和认定新的传承人。可考虑一个重要项目培养和任命若干代表性传承人,以避免出现人亡技绝的现象,还要注意一个项目中不同的流派和传承谱系,以及不同技艺风格的传承人。

201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启动,采用数字多媒体和其他现代技术手段,记录传承人的家世、从艺经历及掌握的传统技艺等信息,对传承人及其技艺进行抢救性保存和精准管理。近来还加大了传承人的宣传推广等有益于非遗的保护工作,如电视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使寂寂无闻的文物修复等传统技艺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在非遗工作启动以前,不同行业还进行过工艺美术大师等传承人的培养和认定工作,其经验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阶层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反映,应保障传统工艺传承人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以拥有技艺为荣,才能产生将技艺传承下去的动力。要不断培养代表性传承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传承人产生保护传统工艺的文化自觉,才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目前对传统工艺的管理体制问题尤为突出,传统工艺的生产属工信部,教育属教育部,传承和保护则属于文化部,在这种分属不同部门的特殊情况下,传承和传承人的培养工作很容易走向片面化。建议成立多个部委的联席会议,全面指导和推动传统工艺的传承、振兴和发展。

五、结束语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的传承环境深受各

种冲击,如何传承传统知识,是随之改变还是保持不变都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今天,传统工艺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并没有降低,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文化软实力和民族文化重要内容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保护和发展传统工艺的核心价值,既为传承人提供了机遇,也赋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和历史责任。

传统工艺传承的主渠道应是活态传承,它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本质上是获取直接经验,传递其技艺、历史和文化的核心价值。活态传承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式,不仅可推动中国传统工艺的高质量发展,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也有积极的意义。学校的培训教育主要是知识的传授,由于直接经验的削弱,民族文化和工艺传承都有所缺失,仅靠学校这一途径传承和培养是不够的。怎样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传统工艺传承机制和传承体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传统工艺的生命力,不断加强传承人培养,让他们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让传承之路越走越宽,是目前振兴传统工艺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项兆伦. 我国非遗保护的认知与实践[J]. 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 2018(5): 88-104.

- [2] 刘锡诚. 传承与传承人论[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24-36.
- [3] 曹能秀, 王凌. 试论以教育促进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方法[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2(2): 119-124.
- [4] 华觉明. 保护—传承—创新—经略—振兴: 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9, 38(3): 308-315.
- [5] 乌丙安. 带徒传艺: 保护民间艺术遗产的关键[J]. 美术观察, 2007(11): 8-9.
- [6] 朱霞. 传统工艺的传承特质与自愈机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61-68.
- [7] 朱以青. 传统技艺的生产保护与生活传承[J]. 民俗研究, 2015(1): 81-87.
- [8] 祁庆富. 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29(3): 1-4.
- [9] 周星. 文化遗产与“地域社会”[J]. 河南社会科学, 2011, 19(02): 37-41.
- [10] 张学渝. 技术史视野下的传统工艺品牌建设[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 42(9): 79-85.
- [11] 周文中, 邓启耀. 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J]. 思想战线, 1999(1): 101-107.
- [12] 吴岳军. 传统手工技艺“现代传承人”培养研究[J]. 教育学术月刊, 2019(4): 49-54.
- [13] 王东. 新文科背景下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素质结构与“技—道”之辩[J]. 创意设计源, 2021(3): 33-38.
- [14] 徐艺乙, 董静. 中国工艺美术的传承发展状况分析报告[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09(5): 38-40+169.
- [15] 李晓岑. 维护传统与构建未来: 关于振兴传统工艺的若干问题[J]. 云南社会科学, 2018(1): 83-89+187.
- [16] 张学渝, 李晓岑. 拉萨金铜制造机构“雪堆白”成立时间及其职能的初步研究[J]. 中国藏学, 2015(3): 372-380.

O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raf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heritors

LI Xiao - cen

(Cultural Heritage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Research Bas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rafts include multiple attributes of technique, history and culture that comprise their core values and have diverse transmiss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craftsmanship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living inheritance, which is an effective mode of “learning by doing” to acquire direct experience and transmit core values. The inheritance of craftsmanship in modern societ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raditional society. In modern society, in order to form a good inheritance ecosystem in folk crafts and ethnic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rafts,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training work, and constantly explore and improve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ystem of traditional crafts on the foundation of protecting the core values. In addition, we should enhance the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s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unremittingly should be taken.

Key words: traditional craft; inheritance; inheritor; live inheritance; core value; cultivation

(本文责任编辑:董春雨 王琦)